

綠漪草堂文集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六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敍例

十三經字原敍例

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保氏教國子先自六書灌律學僮十七自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自八體試之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古人之於文字必兢兢焉勤而習之若此而其時顧未有專言文字之書古風寢遠小學不修自致詭妄虛造巧說衰辭使學者疑後漢許叔重氏出網羅放失博采通人俗說文解字十五卷六書之義始明傳之至今遂爲字書之祖爾

後遞爲傳述無慮數十家然書愈繁而文愈晦何者詳訓詁則條舉糾紛矜博洽則援引厖雜皆由不溯其原故也豈知喪無雖振挈其領而裔申絲不盡棼得其端而緒理約可瞭博簡可御駟微尚狂斯請質大雅

字先有體而後義與音生焉故必明其體始知造字之由而六書各從其類然曰篆文改從今隸則仍不得其體猶爲弗明也故每字首列今之眞書而溯原初體次列篆文許氏說全書小篆尻先兼采古古文籀今惟主小篆不復苟求曰歸簡要如義必兼古籀乃明者則間及之

字體既明則於六書之爲會意爲指事爲象形爲諧聲可一二

區分之而義已具惟字有本義有引伸之義本義者造字之原  
引伸義者古今承用之轉變故必博綜傳注以相發明然傳注  
實多紛雜由遞相傳述枝葉繁生而核其本原固可舉一而廢  
百此齊末之不如揣本也是編之從頗費鉤稽曰盧得一二字  
所冀假季卒業豈能計日奏功如徒鈔撮陳編則詎賢乎已耶  
義殊而音舛殊陸德明云古人韻繁不煩改字蓋設古音非如  
今音之轉變義異而音同如顧氏音學五書所論是已然古音  
要不能行於今日故翻切只言廣韻爲宗言廣韻原出唐韻而  
唐韻來音讀與今不甚有殊也第唐韻音用韻之文多不與今  
音諧協夫必溯原於古以備參稽且已見古今聲音之遞變

傳注既不盡得其要故徵引不能兼收非疏而有漏也書貴簡而易明推類可盡其餘卽多所證明何須備載惟玉篇廣韻乃音讀詁訓之專書而唐宋相沿之舊牒故悉錄之而略爲仿其謬駁至二書所旁及地名姓氏物類則概置之卽其與經無涉於字義尤無涉也

說文傳本不一而呂金壇段氏注爲最精雖其中不無疏誤而無有及之者矣闕

湖南文徵例言

管君章從事於耒陽湘中俗記汝南求珍於明季楚寶成書是皆欲補遺於采風冀無忘於數典而典午之俗則久佚不傳明

季書經重雕則廣羅全楚瀟湘江灘異川同流且所紀爲人與事不及箸尙近新化鄧氏刊行沅湘耆舊集曰補正廖氏楚風補楚詩紀之闕失足曰芳風藻川而未及古文非意不及此曰有待也是篇之尙蓋繼鄧氏之志夫冀詩古文辭兼行庶六詩三筆不至偏廢而一方耆舊之專攻兼攻者得曰杜傳焉

四庫總目敍曰文籍曰興敵無統紀於是總集尙焉一則綱羅放佚使零章殘什林有所歸一則刪汰穢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箸尙之淵藪矣是編出於纂錄忠義之餘不過搜集散亡豈得妄言鑒別惟大指已發明經史敷陳政術攷見風俗能說山川可備掌故數者爲主尙賓而不尙虛故

空衍議論之文未遑多及且名爲文徵而實不㠭文論卽義洽  
稍疏意味稍薄尤不免過而存之㠭徵文非選文也如必別擇  
精嚴可供誦習則固有筭賢曰正宗曰軌範之諸本在矣

雅頌而後騷賦代興周楚之間文章卓箸然已炳煥千古流被  
寰區矣若歐陽率更李文山劉復愚諸家則唐文粹全唐文皆  
鴻編鉅帙裒錄無遺至於濂谿理學大儒闡道之書世所傳習  
是皆挺庸援入新編故采輯託始元代且圭齋雲陽兩集雖經  
屢刻傳世已稀固宜使鄉邦後學嘗憇接驪㠭資景仰也

總集之俗始於晉擊虞文章流別而分體編錄之法大肇於是  
書昭嗣選樓蓋仿其製是編初次鈔錄人各爲帙或謂可卽成

編然少或一篇多則數十。縣簡既屬不齊而多者諸體襍出。夫復難爲倫序不侶詩之先古體次今體先五言次七言也。且是編自奏議論說敍跋記傳箴銘詞贊召及詞臣擬進之文外吏公牘之豪無體不備夫欲使後進略識肯規臨文有所撫仿則分體尤便檢尋。

編錄非難採求爲難。歿嘉慶末季重修通志其藝文之目列三千七十餘種而今無百一之存至有集經屢刻片楮無覩則如邵陽之車高霞堂集有六册敍獲之他省佚在巨編則如華容之劉孤本久闕出則已殘則如湘潭之周劉忠宣大夏其家祠藏板有詩無文而湏南文略中有十餘篇周之龍熊南文集久佚今始採得殘或難而後獲或竟不可得。本二公併有文存皇明經世文編中。

召旣將來其緣由略具各篇之後

乾嘉以降志乘於藝文門多載詩文後來志家或悉刪除召班書所志但存其目未嘗錄文仿其法也然古人文少其顯著數種皆錄入本傳故無庸別編而茲之徵文則一鱗半甲時於舊志中得之其爲益於闕文者多矣惟志書所錄率皆山水祠廟廟會津梁紀事之俗故編中記文最多其於召文存人召人文之義皆所不免然召未能悉中度程尙多遺棄各家彙艸視此後之見者勿執所未載召爲漏略也

登錄多寡初無成見惟召新刻方在流傳無妨寡取舊帙已經散落所賢多收抑視其文與題之有無關涉也或謂人爲整產

言必楚事則又不能盡拘若其早離蜀土僅傳海外文辭少入洛中不及雲間風土若是者不與斯文甯非谿刻故廬陵伯者或記環滁之山襄陽詩老兼存出峽之什意在包舉義取通融其爲片羽僅存更無論矣

累牘連篇文之盛也單詞片語豈謂非文其不曰文著而曰詩見者則徵諸顯于之小引不曰文著而曰書稱者則徵諸帖中之跋語縱波瀾之未沛大掌故之肺存故曰不曰文論也若楊文襄之制府襍錄載於說郛一書桃源江進之之雪濤詩評內有專刻既非零章殘什於此編無類可歸終從割愛

文家每輕視駢體曰謂徒工藻繪難語於高古精深然此在文

之命意修辭求之不在體之單行與比偶也失諸意辭豈敵體之皆可尙乎原夫二體林出經傳其後流極不鮮互出相勝夫風會轉變使然平心論之與爲填砌之偶則不如簡質之單而但爲淺俚之單又不如典雅之偶若其適用則各有宜故韓歐大家集中林存不廢是編㠯二體分錄夫答人㠯偶體爲外集之義卽坿敵體各類之後

班孟堅謂贊者古詩之流夫贊之與詩其體迥殊而其詞比句協鏗鏘可誦猶古詩之可被管絃故謂同流當時無古文之名而詞贊詩謂統謂之文至六翰時昭明太子以文選標目而首之曰贊繼之曰詩然後及文近有謂古人㠯有韻者爲文夫一

說也故編中列詞贍一類

古贍尚矣其純用排比不襍單行及古奧字句而音節諧適者謂之律贍名家集中多述列之廟海鹽胡氏唐音發籤譏宋姚鉉唐文粹一書選唐贍遺律贍選唐詩遺律詩昌古繩今未爲通鑒故茲兼收律體惟顯取故實文取典重其侔色景物角力試場之俗雖具見巧力未暇悉登

壽詛之辭譜牒之敍時蘋之弁言三者皆不免有意揄揚非盡由衷而發且多僞名又其文最難不勝采錄故是編意在不收聞登一二則其中或有意義可取大或有故實可徵又或俗者與所爲俗者有可攷見也

誦讀覺知其人知人賢論其世唐姚合編極元集於名字爵里及登科之季一一詳載後來編集之有小傳實仿於此其較詳者則元好問中州集而新化鄧氏近刻沅湘耆舊集尤爲過之是編文既類分小傳別爲部帙正文略紀里貫仕履其事蹟之已見前載坿錄於後用存軼事舊聞若近時鉅公碩惠未經志乘品藻者不欲妄爲揚詭故但紀里貫仕履而已

鐫刻讎校自昔云難譬諸埽葉而是編尤有難者撻論趁鈔小本率多潦艸模糊難於察識卽專家刻本亦復譌舛紛如是編更端覆案不下十番而文義仍有難通之處則大梓殼而已至於字體初擬一準形聲少洒坊本俗書之陋撻如治習已久難

盡變要不過去其太甚而如燕泉等集純用古字聊爲改從今文曰便省覽不欲貽泥古之譏

晉人爲書多稱編輯輯體從車而義爲和於纂書不甚相涉緣漢書藝文志敍稱七略有輯略此沿用所由然實集之僭字集而後編故稱集編是書原始要終羣策羣力主名不一誰其尸之故統曰湖湘後學惟削劂之資實資集腋旣雅訛之不容漫夫成數之所當稽別簡具之綴於編末同治十季歲在辛未重九

### 家譜例言

凡史書郡邑志皆謂之修家譜夫得謂之修曰其體例謹嚴固

與叟與志同洽也案說文解字修从彑攸聲。彑毛飾畫文也  
象形所銜切飾也飾者斂也修之爲義蓋洒斂之而復文飾之故其字从彑然則承譌襲謬因陋就簡而不加洒斂文飾者不得謂之修也吾族譜牒之創始於虞明嘉靖辛卯四十季者今不可得見其再修於康熙辛卯二十季者塵有存焉三修於乾隆甲戌十九季而體式大變四修於乾隆己卯五十四季而體復小變其遞變不已者皆精蓋求精之道也

乾隆己卯四修其時家道殷盛如日方中而譜之講明書法均蓋膚聞大極爲詳美不愧修字之義他家譜多仿之者五修無可加損故循而守之然自三四修與一修核對則互有詳略大

互有異同當緣編纂不主一人校閱矣非一手而其增損之處  
又未明箸所由遂致多無可考今茲編緝矣復小有變更凡昌  
求是非設大異也

二修於逆藩初平之後戶口不免散亡難於糾集故闕佚多  
至其先敍已身之五世他支夫從五世爲圖曰敍而親詳疏略  
者則蘇氏譜例如此所謂譜吾伦者也然蘇氏例曰一人而私  
爲一家之譜則可推本於初祖而通爲眾人之譜則不可故三  
修本四堂十房之舊昌一世至五世爲彙編自六世分支曰敍  
最得條理第自六世分支至今又歷十三四派若僅從世派統  
敍則其中之支分者實難尋檢今於支中又復略爲支分庶幾

條分縷析覽者易明復爲之表㠯列卷端大卽歐蘇譜圖遺意不曰圖而曰表者㠯原爲標目而設大與旁行斜上之體相符也

初祖之字世興及生季洪革戊申配鄒夾生戊申及遷自吉水  
燭下云云皆於三修補出其時必初修猶有存者二派祖生永  
樂元季癸未三修謬爲癸巳若此者不一而足皆於本名後加  
謹案識之或語涉傳疑無從攷證姑承其舊而別載其說於先  
世述聞其確知爲謬誤者則直削之洒馭之義也

譜無旁及壽祭文之例收載尤恐繢然其可資攷證者如茶  
陵張文毅公祭六世祖文及吳縣張殿撰壽十二世明允府君

文或坿於齒錄本名之後或坿見他處其別傳原可類編然寥寥不成卷帙則大坿見而已若十世初陽府君配周殉難一傳敷衍全無發明攷茶陵譚氏紹琬頗有文名不應謫陋若此必非眞作直可從芟而坿注於齒錄本名之後

古書敍文皆列本書之後如易序卦書序詩序紀文達公時云  
祐書序移於毛莫皆非古也今惟序卦復其舊史記自序漢書敍傳公言誠絕書論衡潛夫論文心雕龍見河閒紀氏譜例所引者不一而足然如史記自序漢書敍傳先敍家世生平而後及俗書之意則列後爲安今人書專敍書之大凡故冠於首庶幾開卷了然今不復援古義爲要變從近古也

祠墓自應爲圖然四修時惟貞明祖墓標著湘中而形家其賞者至五修而闢入者多矣若不爲限制則重巖疊嶂豈勝其鬱今截至七世分支祖止已後則各房私爲之而各編於末不復從同且當知圖墓者實已志墓非侈風水之美也今若一山一水各持契約譜中又爲之詳載丈尺坐向豈復有亾失之虞而又未必有鶴集牛眠之美徒使繪事鋪張案之本山了無實際夫何謂乎惟叢冢易至混淆後裔或虞帷落則爲圖記已識別之切忌緣飾山水已爲美觀反至失實如四修譜中所載九世省吾兄弟子孫五代墓

圖可占  
爲式

禮記檀弓篇季蒼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禹許

之。董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㠭來未之有改也。又孔子旣得  
合葬於防。又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董子曰周  
公蓋祔。又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此  
祔卽合葬之謂。有異名無殊義也。四修書法。㠭子孫從祖父曰  
祔。妻從夫曰合。侶屬強分。亥說文。祔下曰後妣者合食於先祖。  
从示付聲。是古人本謂合祀爲祔。因㠭合葬夫爲祔。當時祇㠭  
妻祔夫。不聞㠭子孫祔祖父。夫㠭子孫從葬祖父在下在旁。則  
併不得稱祔。明矣。然推後歟。合食先祖之意。則祔本有坴義。蓋  
㠭其先者爲主。而後焉者從而祔麗之也。㠭坴爲坴相沿已久。

禮記大夫坴於士士不坴於大夫鄭康成曰坴讀皆爲祔。又婦  
婦坴於其夫之所坴之妃妾坴於妻祖姑男子坴於王父則配

女女子子母則不配皆是母則母則不獨子孫之從祖父卽妻統於夫何嘗非母則母則不獨子孫之從祖父卽妻統於夫何嘗非

母除已見舊譜者不復追改今皆稱祔

舊例生曰娶死曰配別存繼也按說文配酒色也从酉己聲而

段俗爲妃匹字

段氏說文注曰己非聲當本是妃省聲故段爲妃字

玉篇配匹也妃也對

也當也合也皆配之通義易繫辭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

書君牙篇追配於虞人是也至夫婦曰配偶始見詩大雅文王

之什天立厥配毛傳曰配媲也

鄭箋曰立其配者爲生賢妃古妃

用配通謂太姐也案之古義無死則稱配之文卽今人稱人生存

之妻夫云某君之德配且配之義有二一則文之之辭一則尊

之之辭蓋不便斥言爲娶爲妻故有此稱是可稱人而不可自

稱可施於尊長而不可施於卑幼者也。惟自顯其妻之主曰元

配。是猶朱子所謂尊神之辭。

朱子語類曰無爵者稱府君稱夫人

祇是尊神之辭

可曰不

論。而於譜帙中卑幼之婦不能概稱之曰配也。又元配繼室云

者始見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曰瞽子元妃卽元配

元有始義夫有大義。史氏曰稱國君夫人故文而致恭。若曰自

稱皆嫌僭越。今於十五派曰上寔者稱配從尊神之例。十五派

曰下存寔皆稱娶。其後有寔季月日又或有繼娶固無庸曰稱

配別之。十五派曰上祇稱配某姓娶某姓不用氏字別尊卑也

他家譜於配娶提上與本名齊列。俗謂敵體空然吾家舊譜則

仿史傳體統屬於本名下。良曰夫爲妻綱夫吾譜詳而致辭不

信他譜簡略。無嫌紙費也。今倣三修空一格。卽清眉目。惟字號下注某名之子。則昭穆實爲顛躋。此乃一家倫敍之書。而編纂又非屬異姓。固不得援史體爲辭。今倣各家譜。卽夾行小注冠於本名之上。大從歐蘇譜圖變而通之者也。

舊譜自三修以下。皆以本名大字爲一行。另配雙行小注。其時卷帙尚簡。故能疏朗美觀。今計三修通譜十有六冊。四修則二十有二冊。跋云字七十萬一千二百有奇。凡二千一百零七頁。分爲五十六卷。五修則三十有四冊。遞增不已。將苦浩繁。欲使卷帙文增。計惟續行。不令多有空白。汰冗今移雙行於本名之下。另行記注是倣編年體。本行接書尤別傳體。而刪其冗字。如某之子某之女之字。及墓地係價接墳禁爲界之類。墓地約有三端。一公

山或有合約一已山出售則有批載一買山則有契據旣載某人契云云則價接不言可知又旣言墳禁若干丈尺下又有爲界二字皆涉沈贊又如某山某向其實舉某向而某山可知今第玄山字皆昌省文也

五修本支譜於外父之有官職者加諱字河閒紀氏譜例大云  
其父稱諱據曲禮文也則凡婦家概稱諱矣然禮云臨文不諱  
而諱又一族之公言卽編纂之人不能獨諱其祖父加諱字歐陽氏蘇氏譜於  
諱則從同諱者更何有於外家且曲禮婦諱不出門者雖正義  
曰爲婦家之諱然既不出門則門戶外之不諱可知也譜固非  
一門戶內之言此字之可省者也

禮曰子生三月父報子之右手噏而名之內則篇君子已孤不要

名曲禮幼名冠字五十曰伯仲

檀弓篇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冠義篇

氏家訓曰名曰正體字曰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曰爲孫氏

古人惟名與字未嘗有號自周至唐人皆然

秦惠王時有寒泉子國策注云秦處

士之號甘茂尻櫓里號櫓里子此有號之始漢有商山四皓江上丈人河上公皆隱避者流自諱其姓名者也唐人大有東臯子七松處士漫郎天隨子香山居士之類皆取放曠之意大偶爾有之非通行者故李杜稱詩大眾不聞有號此明歸

天僕有光不喜稱人號大不喜人號已也號始盛於宋人然多

在晚韓之季寓意寄興無漫然爲之者

如蘇東坡昌黎白樂天

子號晦翁當取韜晦之義又叟號遜翁則其時方仲封事著得遜之同人故也又如揚誠齋辛稼軒之屬多本其尻室之名蓋有志於存誠學稼故曰顏其有東坡援已自況也朱室而因已爲號也他可類推故曰別號曰自號大曰道號蓋字必與名相應如孔鯉字伯魚冉耕字伯牛仲由字季路顏回字子淵之類其名相對而應者如曾點字子皙端木

賈字子貢閔損字子襄  
宋林逋字君復之類

號則不必與名相應如上所引是也後

人不待冠而加字夫且生而有號甚至販夫牙儈夫標山水之  
嘉稱門子家丁并竊園亭之雅寄

嘲嚴嵩有僕號萼山人皆稱萼山先生

則夫不

必曰號爲賢矣今除表字外於季長者酌登之幼稚則俟其成  
立

舊例女再嫁書寡婚從一而終再嫁非母家所得主也此定體  
也然當視有子無子其或初婚彫落再適蕃昌彫落者已絕往  
來蕃昌者重申婚媾則豈有頻通問遐而在屏斥之餘相謂舅  
甥而勒名稱之實且彼氏譜必曰我之所出而適爲我之所無  
而譜難已互稽異曰何從徵信夫改適已爲不奔而復見絕於

母家至舞呂徵其殮葬則尤爲不孝。庶氏之母孔門不諱。晉王氏譜併離婚不諱。紀氏譜倒引世說注則凡女之改適與婦之改適可例觀矣。今只言見在爲主不復區分先後。

禮二十而冠始爲成人。其十九歲呂下皆殤也。他家譜呂自一

歲至九歲爲夭。十歲至十九歲爲殤。案儀禮器服傳及檀弓篇

注但分長殤中殤下殤

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呂下爲無

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說文殤不成人也人季十九至十六

外爲長殤十五至十二外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从夭傷

省聲器服傳鄭注曰殤者男而天無

女未冠笄而夭可殤者也

而天舞季歲說文天屈也从大象

形禮王制不殺胎不

夭注未生者曰胎方生者曰夭月令注曰少長曰夭此讀平

聲者爲天之本義讀上聲同夭者爲引申之義左傳國語注曰

短折曰夭國語注又曰不終曰夭又曰夭折也博雅不盡天季

謂之夭說文無夭字玉篇緩也短折曰夭壽之反也王制鄭注

矣斷  
般也

案之古義則不至於壽皆得謂之夭固不止二十㠯下矣

稱殤可不必稱夭也於汝當㠯成人方列名於譜其殤者均見父母下然令人自成童多已娶妻生子則又不得不書攷諸晉

人庾會終於十九阮彌卒未弱冠二氏之譜載焉蓋晉汝始㠯

十六成丁見晉書范甯傳則已伯成人觀矣今書名㠯十六歲始㠯下

皆殤若夫童身卓犖有過成人則惡可㠯季爲限能執干戈㠯

衛社稷魯人所㠯欲勿殤童汪踦也

古書之有篇目自六經已然復㠯冠於書壽謂之目錄

詩鄭風千旗疏

引鄉射目錄又鄭康城有三禮目錄一卷而俗譜者往往舞之吾家舊譜有目頗涉

錯雜今稍存釐訂尙待參稽蓋家譜自紀名之外其襍記不能

類編實大難於分目河閒紀氏譜則分類爲十七篇殆已流俗通行者不成編書體例故出新裁然惟丁少則可多則不勝其繁是家譜之便例非家譜之通例也

紀名卽紀其字號官職生卒葬娶子女夫叟家剴傳體而不得謂之傳卽吾舊諳於其人之當傳者彙指數語已見梗概夫不能人皆有之他家譜或稱生卒歿紀氏分類爲生卒譜則專謂生卒也世系歿夫俱未洽案周禮秋官小司寇自生齒目上登于天府春秋左氏傳隱公十一年不殯與諸任齒杜注別也使后子與子半齒昭公元年杜注呂季齒高坐而灌剽與釋名齒始也少長別始乎此也今人科第同門異姓相序少長謂之齒錄二字殊爲有本家譜尤爲剴序長幼之

書而生齒曰期縣庶揆其名義稍爲近之矣

品官誥敕稱授曰誥授不稱封惟妻室稱封封贈祖父稱封詰

封曰敕封不稱授存者稱封姻者稱贈五品曰上爲大夫稱誥六品

呂下爲郎稱敕例不當封贈而推品官已身之封呂奉之者則謂之貽如封贈只得一代則祖父母無封典只得二代則曾祖父母無封而不得稱誥稱敕八

九品無封典父母渾從已身貽封八品者爲八品孺人九品者爲九品孺人而妻室

夫無封典父在母不稱太母姻夫不稱太故有本生母稱誥贈

夫人而繼母稱誥封太夫人者邑陳河督周侍郎附家封典可破母曰子贊庶

母夫得稱大

庶母王封太夫人邑陳侍郎樹萱本生

而祖母曰上無稱太者何論貽封此皆定例如自稱稱人而加太曰爲尊重之辭無妨假借

若引誥敕則不可混加。同一大夫與郎而官分中外，故必如制

詞狀舉其官方知何職京官例得加級請封。如正七得從六封是加一級。得正六則加二級。故一二級字未不空忽。凡此皆不

容苟簡者也。

悉加釐正。

封贈先世自晉宋呂來有之至唐始備而唐世贈典惟一品乃及於祖餘官只

贈其父權德輿請回贈其祖侄回贈卽今之貳贈也說文貳重次第物也漢書武帝詔受爵賞而欲移賣者撫所流貳應劭訓貳爲遂貳封之稱始出於此攷諸并代其同贈本生祖父者唐崔植宋李昉回贈叔父母者宋王曾歐陽修回贈外祖者唐劉總回贈兄者唐李德裕此皆今制漢行者也而刑部尚書胡季堂幼鞠於嫂乞呂本身回贈特蒙俞允則贈典尤爲肯綮所遇宋乾祐元年中書帖吏部發置司父在母進封合加太

字司呂肯後格敕內凡母皆加太字在援达同惟晉天福五年李穎尹佩皆父在母封縣君不加太字則加大不加太皆古制也說見容齋隨筆五代會要陔餘叢考諸書

## 七律流別集述意

新唐書文鎮傳曰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音韻相婉媚屬對精密及宋之間沈佺期又加靡麗同忌鬱病約句渾篇如錦繡成文號爲沈宋又贊曰陳隋風流浮靡相務至沈宋等研揣聲音浮切不鑿而號律詩故唐律託始沈宋無或異也

初盛中晚之分始於宋末嚴羽而刪初高棟唐詩品彙唐詩正聲因之唐汝詢唐詩解沿之說者頗病其拘方且神景之人詎不延及開寶代之士何弗歷乎貞元我翰校刊全唐詩惟目登第之季爲次其舞科第者則從其交游事蹟推類比同所㠭破徇攀斷割之弗憊也然所謂初盛中晚者正如句萌謝令

首夏猶見清和元冥司天殘秋先形蕭槭旣因分呂得合大舉正呂諱餘人代區分肺侵攷索惟呂達德至開元爲初唐呂開元至大歷初爲盛唐呂大歷至元和末爲中唐呂開成至五季爲晚唐則同一開元何呂半屬初而後屬盛同一大歷何呂半屬盛而半屬中大歷尼代宗之末歷十四季元和呂後尚有穆敬二宗之長慶寶歷文宗開成之壽尚有太和九季何呂略而弗及殊所未喻茲編直呂達德及太高中睿五朝爲初元肅代三朝爲盛德順憲穆敬五朝爲中丈達宣懿僖昭昭宣七朝爲晚五代均庶分割不至太甚而檢校大稍易明爾案滄浪詩語言初唐體注曰唐初猶襲陳隋之體又言盛唐體注曰景龍呂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又言大歷體注曰大歷十才子之詩又言元和體注曰元白諸公又言晚

唐體撰注而不言中唐嚴氏於盛唐僅指開寶高氏則及大歷嚴氏不言中唐而於盛晚之間舉大歷元和兩體則固自大歷元和爲中矣○又案高氏服膺嚴氏之說故品彙正聲二書皆宗之而元人楊士宏編唐音十四卷有始音正音遺響之分始音惟錄王楊盧駱四家正音則詩旨體分而旨初唐盛唐爲一類中唐爲一類晚唐爲一類遺響則諸家之俗咸狃於旨僧詩女子詩而李杜韓皆不入選謂三家有全集行世故弗錄焉品彙之俗乃本諸楊氏而增益之其初盛中晚大本楊氏也又案嚴氏詩譜所稱初唐盛唐晚唐晚唐不侶始之語當有所本而無可考矣

唐詩七律一體有元人鼓吹李頤人正聲本唐詩解本

國韻

吳江顧氏英華本長洲方氏別裁本桐城姚氏五七言近體詩鈔本則兼及宋大興翁氏七言律詩鈔本則兼及金元金華方氏七律指南本則兼及明此外有宋詩百一鈔本金詩選本沈氏明詩別裁本此皆羅列案頭以供采擷者也

唐詩鼓吹一書傳爲元遺山所選四庫總目提要曰不著編

輯者名氏據趙孟頫敍稱爲金元好問撰其門人中書左丞郝

天挺

案池北偶談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爲元遺山之師一爲

者出於多羅別族累官河南行省平章事謚文定遺山弟子也

所注所錄皆唐人七言律詩凡

九十六家共五百九十六首去取謹嚴大氏遺健宏微宋末

江湖四靈瑣碎寒儉之習實出方回瀛奎律髓之上曝書亭集

則稱郝天挺鼓吹殆不目爲遺山長洲沈氏大興翁氏皆席其

書

說詩略語云其書下劣嫁名元遺山者翁云豈有遺山而選是書之理

觀其開卷首柳子厚柳

州城樓一篇遷謫蕭騷與書之命名殊不相副謂爲專主中晚

則仍錄王李高岑謂爲意取和平而不及張王元白韓偓尻張

說之。齊崔顥別曹唐之後，世次凌穉。接玉小集一卷傳爲唐人書不拘世次，然詩僅六十首，首蓋鈔閱小本不成書也。全無義例，其爲隨手掇拾可知。乃流傳至五六百季，不廢而從事鑽研者不一其人。郝注後，明人廖文炳復爲復爲注，王清臣、陸贊典爲箋，又有朱三錫者爲評書。目提要云：三家所注相去甚遠，固不足服。郝四人注未能服廖也。跋是書有四本，其曰唐詩鼓吹十卷者，郝注原本；其曰注解大全者，廖文炳本；其曰箋注者，錢蘓、蕭等本；其曰東岳艸堂評訂者，朱三錫本。朱本惟署己號，餘之注解諸人皆混同，掇別不復知爲何人。清矣！徒曰名出邊山，紛紛馳騁，枉費梨棗。固無真知灼見，世遺舊本也。郝注未備，不無可採，而苟人已嘗議之矣。明胡震亨唐音癸籜云：元邊山詩云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乃邊山鼓吹子選郝天挺所注義山詩，謬不通門牆。士親炙詩教者，尚如此可望之他人乎？據此則明人固㠭此書爲邊山作矣。

蒙意則郝注恐失託名也。

高棟廷禮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歷季二紀乃成分體編錄依世次定品目初唐爲正始盛唐爲正宗爲大家爲名家爲羽翼中唐爲接達晚唐爲正變爲餘響方外異人爲旁流間有成家則不拘世次者如呂陳子昂李白別正宗劉長卿錢起韋應物柳宗元與高適岑參同劉名家終明之世

館閣宗尚其書自恐過謫復淘汰爲正聲二十二卷宋漫堂謂

爲精醕見蔣國祚校刊錄而其七律一體自初唐晚僅得三十五人爲

詩九十三首李益李端皆存一首而韓柳元白咸在所遺杜公

秋興割取四首其沈鬱蒼淡之伯渺存焉者則未喻其意旨所

在也至唐仲言唐詩解治品彙而伯徒自五歲而瞽耳學淹通

故爲士林矜重其書則各體收錄寥寥七律尤甚與正聲同爲

簡略

用功淡者不定工詩。昌詩稱者不定功淡。嚴儀卿所謂詩有別才別趣也。故有掉鞅詞壇其於往昔名篇或未寓目。操斤選政其於卷中疑義不曾究心者。或則心侈氣粗。罔事持擇。苟盈卷帙。艸艸成書。或則獨持一見。領要標新。非無一得之矜。難語其由之路。善本之少職是故歟。確士尚書唐詩別裁實徵沒擇廓清之力。重訂本拾遺補闕尤見虛衷。然爲邊幅所限。不無割棄。又憎其不及宋元也。

桐城姚郎中昌詩古文辭名一世。東南文士翕然宗之。惜裒集中近體軼埃燼而擷菁英於塗坱。流易兩途之弊。能悉蠲除。所

鈔唐宋五七言近體詩欲言輔漁洋古體一選顧其得力實在  
兩宋名家觀其錄陸務觀詩獨多於此測其宗旨而所作絕不  
露劍南習氣真爲善學古人惟所選意在簡省編帙五言不及  
宋人七言雖及宋人而於蘇黃劍南外尤無多也

大興翁閣學詩壇老宿先從父碧泉學士與同朝時最親炙  
之手節類貽無非攷古評書之語顧未見其詩集惟先從父鈔  
其評點查白初詩集每云虛字太多又每言扯長之弊侶乎不  
尚清便流利之體而所鈔七律自初唐已迄金元爲卷十八  
者一百九人詩七百六十七首所錄惟唐之杜宋之蘇陸元之  
虞道園四家詩爲多樂天牧之義山介甫山谷遺山次之其餘

不過一首數首。范功皮陸皆所不錄。宋元詩多錄平易俚質之  
俗。殆以氣格爲主。所謂錄爲老境。與凡例二十餘則陳義甚高。  
其中有云。鈔詩之義當以風會爲主。乃可監觀古今。文章次第  
推逐文質相生之漸。此意甚也。而如所鈔。則落落數家者。人所  
習知。其餘變體諸家。弗錄。錄僅一二。仍不見風會次第。推逐文  
質相生之故。且其書編幅甚廣。何惜所收稍懶。若以謂珊瑚撫  
邊。則豈設信。

沈氏別裁本不錄宋元。而錄擇明。謂宋詩近腐。元詩近纖。明詩  
爲能復古。此本明人之說。李于鱗編古今詩刪。自漢魏迄唐。卽  
繼昌明不及宋元。沈氏蓋沿其意。然于鱗之抑宋元。昌明自尊本

翰林翁氏七律鈔又攢明人不錄

凡例云呂渙洋竹垞二先生論詩之精而不能不服李空同七律杜陵云別裁偶體轉益多

師愚此鈔置明詩不論者自此

文人之各執一見如此金華

方元鶴氏七律指南則自唐迄明所錄視各家爲廣然其意主

江西而薄西崑故於明七子掊擊尤甚一首中幾無完句然論

而存之意在正變具剝宜忌於陳待學者之自宋翹舎爲得聲

事母質之體惟其呂甲乙分編未能致塉耳

其書曰杜詩爲主分甲乙二選呂後

諸家分隸之甲選呂義山爲嫡而溫飛卿唐茂業之徒附之乙選呂香山爲嫡而張王姚荅功之徒附之

論世知人尚友所賢惟詩天然故詩家例有小傳姚荅功選極

元集於俗者名下凡字號里貫科目一一載之此總集小傳所

由始元裕之中州集沿用之厥後或稱爵里或稱仕履或稱字

品集  
正聲

里於寒窯隱逸爲足贊之是編所載詳略不一略者多仍各本之舊間有增補而於大家數取忠義名節則攷之本集本傳率譖而加詳焉如杜如蘇如文信國公畢生軒蹟展玩瞭然庶幾爲論世知人之助而詩中隱微曲折尤可推闡而得其指歸也宋詩所見本皆無小傳悉出采緝故轉較唐人爲詳唐詩中晚又詳於初盛日初盛詩人皆習見習知不復博涉也今詩所本大略尙待增補元詩無所本則據續通鑑及四庫書目緝采成之

詩文顯品肇於魏文典論而著於梁劉勰鍾嶸彥和文心仲偉詩品自管尚之唐則殷璠之河嶽英靈高仲達之中興閒氣俱

於姓名之下各加品藻夫本薄人之論說廣學者之識趣詎無  
裨益然所尚簡要無取辭藻後來說詩之本演繹語氣複沓猥  
瑣索牴牾篇徒取憎目

其弊起於金聖歎之評點小說演義傳奇曲本林西仲評選古文大用其汰蕪

聖歎才氣本足動人故一時傾靡轉相倣效

莊言正論俚辭俗語擬模效行是何文體在聖歎猶爲游戲餘人則曰當著述

何爲其是編引用舊說無過數語惟設攷證辨釋則稍詳焉中引唐宋詩酷評語語經御定本當敬謹擡寫爲省文計故但稱曰酷曰其辭固先臣梁詩正錢陳羣所擬進也如別裁指南等本末但存沈云方云已省縣複有姓同及忘於混淆者則舉其名或字目別之所錄評語未必悉當聊備一說耳

夫工倕之巧方員必準於矩規涓曠之精始終不離乎條理故斐然之美要旨成章粲乎之觀在於得所杜文貞曰熟精文選而通者條理也又曰老去更於詩律細律者規架也大家巨手

葛不由斯馮班氏乃謂配承轉合初學所爲

馮班字定遠號鑑吟詩才調兼百家

兄看詩多言配承轉合此敎初學之法其兄爲馮舒字已蒼號默庵世稱二馮意謂當變化無方乃得超妙自不知巧緣法生功從漸進馳驅無範詭遇斯譏複曇凌

襍伯家不免紀律可弗講乎

杭世駿氏榕城詩話曰固哉馮叟之言詩也承轉開合提唱不已緣

情綺靡甯或在斯書目提要曰譬之毛嫱西子其四體五官之位置不能與人有異也豈有眉生目下足著脣旁者哉王上禎蠡勺亭觀海詩曰春浪護魚龍鶯鶯與藻通石葦秋藏雪海扇夜乘風竟不知土禎茲遊爲在春在秋在晝在夜豈非但標神韻不講承轉開合之故乎茲編略爲指陳多本舊說聞曰鄙意補之庶知慘淡經營良工苦心其中大抵隨手之變固不盡主故常詩古文辭體異然同書畫固自同原詩文大何嘗殊軌邪

地理之學出於史家所曰周知阨塞險要道里遠邇爲用甚廣

而詩家大所必詳。且如少陵秋興、身在夔峽、心繫長安。故時而白帝城砧時而昆崙池水、而瞿唐峽口曲江頭一語兼綜兩地言之不昧其由、莫知所謂。又或俗者所舉地名案其津望多不相應、則詩人隨興掇拾未嘗拔索圖經解家因而誤會者多矣。

王摩詰送楊少府貶郴詩歷舉衡山洞庭北諸三湘夏口溢城長沙凡七地名本自確格意大不明少府方欲南行不宜南風故惡說南風五兩輕而別裁誤解至杜詩每依北斗望京筆呂長安在夢府正北他詩又曰愁看直北是長安卽其義也解家多曲說又有伶南斗者皆由不曉地望蒙嘗欲爲唐詩地理攷、已備讀者繙掇故集中間爲注、闕百詩詆漁洋唐賢三昧集誤以京水爲涇水深陽爲潯陽御亭爲卽亭蔡州爲蔡州渝關爲榆關全不講於地理之學至詩中引用典故難於備載大擬別爲一編故於

習見者多不及。

詩家注解頗難。注賢得其本義，解貴得其本旨。如注流黃，僅引古詩中婦織流黃，究不知爲何物，必云閒色絲也。其義乃陋，所謂本義也。王建贈王樞密詩曰：脫下御衣偏得著，進來龍馬每  
駁騎。又曰：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若不知爲劫制之辭，則淺俚無味。詣訣可鄙。仲利酒中與申官王守澄言漢靈宮詞百首洩露禁掖，欲召上聞，仲初伯此詩事乃得寢。當識其言外之意，所謂本旨也。如但隨文敷衍，豈有如此顯易之句而待解釋乎？義山好隸事，又工於託興，故解索尤難。毛鄭傳箋管人所歎，元遺山云：苦恨撻

云：千秋毛鄭功臣在尚有彌天釋道安謂釋道源曾伯義山詩箋也。桐鄉馮氏什得六七不盡當

心攷索昌黎將來

詩文圈點未知所始。唐劉翫文冢銘曰：十五季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硃墨圍者圍當卽今之圈是唐人已有圈點之法而宋人則盛行矣。呂東萊古文關鍵、真西山文章正宗、謝巖山文章軌範、劉須溪評選諸書其最著也。編纂家嫌其近於制訂每不屑用故翁鈔一無評點閱之迷悶了不得其意趣所在。是勵爲成書計非爲學者計也。夫靖節論文賞奇而析疑、昌黎爲學鉤元而提要、加評點者所㠭使奇與疑元與要者識諸已大證諸人也。蓋總集與專集有別、詩文與經傳有別、選讀之本與藏本有別。藏書家惟訓辭富局而闕之昌黎所

謂插架三萬軸新若乎未觸者蓋譏其藏而不讀也今人展卷  
輒如端冕已聽古樂況不與已句讀圈點俾其易於省識是欲  
藏也惟求適用而已但取雅觀翫觀之者何爲浪費紙墨乎編  
中略加圈點於後已見甘辛丹藥所見各殊曷

從曷違枉讀者之自案矣

近來刻本用套板於各家圈點已色別之今概已注於詩後視套板省便

多矣

選家好立主見每卷或已名家冠首唐蜀韋縠才調集已百首  
爲卷十卷爲集開卷首白傅次卷首飛卿三卷首韋端已四卷  
首小杜五卷首元相六卷首太白馮氏已爲皆有至當之意翁  
鈔於北宋首王介甫爲一卷次東坡一卷次山谷一卷宋初至  
南渡諸人其爲一卷夫猶才調之見而世次則紊矣世次紊則

宗派遞變之故不可得而見也是編自唐迄明原流秩如一撫  
越杜公雖集大成不㠯尻崔顥張謂之尊獨爲一卷者詩多  
故也蘇黃同爲一卷而潁濱斜川均爲一類從也陸范楊尤同  
爲一卷四家同時而齊稱也人雖名公而存詩不多則彙列不  
復別矣中唐分二卷晚唐分三卷錄詩轉多者不欲隨答人矯  
語盛唐故詳人所略盛唐自數巨手外何嘗不同中晚中晚何  
嘗不有盛唐乎獨曰江東生爲一卷曰殿全唐則私見夫微意  
也識者諒之矣方外閨秀皆俟別編惟北宋錄釋惠洪曰其與蘇黃交涉已備掌故非錄僧詩也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專錄五七言近體仿文選分類而太瑣肩  
如著題爲一類梅花夫爲一類倡一祖三宗之說古杜爲祖山谷后山簡齋

爲宗專主江西所錄多生梗粗獷標舉鍊字謂之句眼是爲公安  
竟陵之先導惟方回呂宋人降元遷聞舊事多所稱述所錄宋  
人詩大多出傳集之外河閒紀文達公一誤重加評點原書本有圈  
點最爲精覈往季二十餘曾玩味之歷歲既久不復記憶而先  
後二本皆爲庸愚臧匿索之不得茲編略舉一二憎佳篇眇論  
之多遺已

自唐呂來詩家選本多不傳傳者不盡完善今坊刻盛行者惟  
古唐詩合解數冊陋劣之極其書竊取嘲人唐汝謌古詩解唐  
汝謌唐詩解二書已爲已俗因名  
合解然書可合解易可合名目先已不通唐氏書解在注後此  
書已解夾於注中不言出於何書後又略綴唐解其謬殊難究  
詰徒呂篇恢簡約易行故自康熙已來鄉塾通行更無他本蒙

季三十時嘗欲廣其篇約其注別爲編目易此書而未暇也大氏學者循誦習傳目分體爲便於省覽卽一家之詩言之忽古忽今忽律忽絕忽五忽七未徵心得先苦目迷厖雜不倫才調集實爲尗尗矣各體各有門徑音節專習之尚恐不得況混雜乎鄙意自唐目後著名家數皆宜有分體之編浦氏讀杜心解甚僥幸尋不入選集其餘家數奇零篇什簡少則總擷爲一書漢魏六代次然如此則選集不至牴重選家類思懸重而多棄遺安得不貽闕失乎卽新城古詩一選五言於陳隋後惟錄韋柳太白麌取古風七言於唐惟錄十有一家李嶠宋之間張說王翰王維李頫高適岑參李白杜甫韓愈而王昌齡崔顥均李白後李商隱杜韓愈後宋歐陽王蘇黃龍陸金一家元好問吳黎虞集雖別有微尙而難

錄六家

黃龍陸金一家元好問吳黎虞集雖別有微尙而難

昌歷於人人矣五律較七言稍異派別不若是之縣大當彙爲一集昌備近體

國翰風雅遠軼冉代七律一體如王阮亭朱竹垞施愚山宋荔譜家兼

竹垞施愚山宋荔譜家兼

卓溫醕實兼有麗則格韻之美此皆資學於至蘊釀而成餘或  
才勝於浹氣殼其度乾隆昌後類然然皆非勝翰所及夾挺輯  
爲一篇與五翰相證若縣中先喆期舊之詩已輯成潭雅八卷  
更挺廣輯湖外之詩爲湘雅湘水直達洞庭入江足據全省故冉明先輩不昌  
入此編也

昌編蓄念有季改元之初二親篤老相繼見背此事遂廢豫章  
從制歸後方有事於形聲訓故之涂兼欲卒業羲易上季春夏

寇薄邵州壤接烽鶩心繙縣襍乃輟易爲此至秋仲寇事方紓而三罹嬰幼之戚紛貲旁迕閱歲乃得脫橐蓋悉出艱難患患之餘矣其於全唐繙擷未徧自後四轉集錙大部所見殊臨江鄉荒僻孤陋寡助取舍縣簡之間自知不能悉當艸艸成書躬自蹈矣責人無難今蓋信斯糾繆正譖是所望於我師我友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六終

男式常校梓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七

湘潭羅汝懷念生箸

書後

書李文正再求休致疏後

案張芹劾大學士李東陽謹厚有餘而正直不足儒雅可觀而  
節義無聞先帝誤召爲賢臨崩召陛下託之劉瑾專權亂政東  
陽爲顧命大臣不能防微杜漸惡遠既著不能出力與爭使瑾  
得召荼毒天下卽能誅瑾僅可贖罪又安能攬功冒賞乞將東  
陽卽賜罷黜云云帝曰芹久冗言路瑾亂政時畏避諱默今旣  
翻示典法乃掇拾沽名東陽學行海內推重輔導朕躬忠勤茂

著比來甯夏既平大臣特進階廕子如何謂攘取誅璫之功恣意妄說卽令具實卽聞旣而芹請罪奪俸三月夫卽張芹身尻翰官而不知翰政乃卽甯夏之賞爲誅璫之功其不加考察若是又何論無名子所爲伴食中書之詩乎而杜詔氏俗讀史論略乃據其詩曰爲西涯爰書豈得爲一言之智諒哉蓋宗恣意妄說四字實足發古今言事論人者之覆矣

書滿震東言時事疏後

案沅州府志滿太僕逸事世傳公之將生也太公延繫繩宣聖攜一童子大長虹橋上呼其名而屬之曰好將此子寄付爾家應龍乃出峰蛇則歸覺而異之期旦公生見太僕自記後卽萬

歷甲辰捷南宮崇禎己巳終於里。瘳兆皆驗云。公目忤璫繫請  
室凡七越歲。其初就獄。秦撫顧公其志斂貲得金千九百有奇。  
屬公僕名連城者納橐餧時萬曆三十五季也。明季十月二十  
七日公忽寢。見一人衣冠甚偉。手一編搨而言曰。生平所著文  
集數卷。煩君筆削。言訖。公。明晨獄卒持書至。啟視乃蔣太守所  
寄楊忠愍椒山集也。因憶寢言丹黃之是夕復瘳。忠愍持短槍  
入謝。公異之。遂作瞷敍其事。又五季秋七月二十四夜。公將就  
寢。見火光自空墮離地尺許。盤旋不已。照徹如晝。乃俗流火瞷。  
明季季春有白鶴來止獄中。與公伴寢食者久之。又作來鶴瞷。  
是歲葉相國向高因聖壽節疏救公。獄中案頭鎮紙龜甲忽躍

起公意朽甲兵生象是生還機也方構靈龜臚而赦詔至遂出  
獄萬歷閒麻陽戍兵大噪主將撫之不聽邑令犒之不受公方  
持服廬丙舍中聞之目衰杖往諭且述已翦瑞得罪狀謂若等  
謀逆禍且不測曲爲開導眾咸感服

書楊太傅軍務正殷謗言可駁疏後

案當時呂楊公主歎不主戰與盧公大詬未知論者曾見此疏  
否又案盧公大具有一疏云軍機祕密初非局外所可揣摩流  
言必當嚴禁頃接樞輔臣咨爲軍務方殷謗言可駁等事疏請  
禁戢造謠爲師中要務況微臣原無浪戰之意樞臣大無不戰  
之言持此會晤間卽有危言切諭彼此商求總之肝膽無私

濟翰廷封疆之事而已。自來忠臣謀國，取其異不必取其同。信之心不必信之眾，究竟夫何嫌何疑也？據此二疏，則盧楊二公當日情事可見，非如野史所云也。

書楊太傅鉅鹿屢報未詳疏後

案國榷及崇禎翰紀略諸書，皆謂盧象昇之外部將張國棟趨報嗣昌，嗣昌欲增飾象昇退怯之狀，國棟不肯承，榜掠倍至，終不易口。又言嗣昌遣帳下卒三人往驗外狀，二人皆模棱獨愈，姓言實戰沒竟繫杖下。又云象昇自嗣昌高起潛姤之，起潛遂諱象昇，今攷盧公殉難自十二月十二高監時在雞澤贊畫，楊廷麟乞援在彼視師，旨輔劉宇亮，夫將至飼貳。廷麟字亮，皆

可大時奏聞。何坐聽起潛之諱匿此。何等事不飛報朝廷而僅一無名之部將張國棟私報嗣昌乎。觀於此疏。則自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已五接劄書。旨輔已於十九具奏距盧公外事數日。目何責高監之諱。大安用部將之報乎。小說家非惟不察。淆謬抑亦不諳體制。又此疏稱陞官張國瑞董光裕而無俞姓。直參罪弁疏中有陞官朱國樑疑張國棟之名。大出揣擬者之杜誤也。

書楊太傅乞查紅本發給科鈔疏後

案疏人間宴息酣睡之時。臣部猶然上本。皇上猶然下本。此其君咨臣微。何等覲劬。而迄無解於國步之遂。則項王所謂非戰

之罪乃論者執成敗之述爲不諒之辭疏所云呂儀息之人操  
風議之口者今猶然也讀此疏爲之傷歎

書楊太傅蘊因驗功直參罪弁疏後

案崇禎翰紀略云十二月十一日總督盧象昇沒於陳至十五  
日副將劉欽始獲其屍贊畫楊廷麟迎至真定東關新季二月  
二十八日始克大斂距死之日已八十日矣廟吏云順德知府  
于穎上狀嗣昌故斬之八十日而後殮宜興儲欣俗盧忠烈傳  
則云五十日大抵皆屬傳聞然觀鉅鹿屢報未詳疏中深責督  
標貼身之將一戰而潰令該督子身殉難則未嘗不信盧公之  
死又何爲故斬之至八十日乎或因兵戈擾攘久之始備殮具

而議者藉呂歸咎詫陵旨

書楊大傳欽奉聖諭疏後

案盧公誤聽雲鎮王朴之報謂敵從龍固出口於是發諸路兵尾追而敵陷獲鹿再攻酸棗真定之屬所存無幾盧公革職聽勘及賈莊殉難莊烈帝曰大臣陣亡豈不可憫恨其調度乖錯不準予卹而野史卹爲入楊嗣昌之譖不知盧公奉命出師翰廷方恃卹撫恐不垂而兩次挫衄卹至身殉師讚卹在常人能無憂憤何況人主而其先又有摶監御史某疏揭南宮之陷象昇擁兵不救已奉調度無方嚴旨器師失地目覩艱危乃必入他人之譖而後發怒乎夫比坿影射之不度情事矣

書楊太傅遵旨酌議裁練疏後

案達陵楊文弱太傅疏稟常德文中僅載數篇苦不見其全集方擬從籲天錄中采入斷章㠯存事實而楊駕部彝珍來攜有刊本一冊謂所得十三冊中之一卷端頭楊文弱先生集攷弱翁官戶部時刻地官集及總戎機刻中樞集此集未知合二集與否而十三冊者駕部云無卷首敍目固非完帙此冊繫卷三十一至三十三則此尙有三十卷惜其未併攜十二冊㠯資攷校也諸疏多涉勝翰掌故固後人破鏡之資惜此編卷帙已定難㠯多增僅登二十餘首而忠言讜論已可概見實足證稗官野史之誣夫㠯二百餘季騰謗不息者㠯自簪譖傳之故自

管譖傳已有妄爲紀載者之故而妄爲紀載者又已訛信道塗之言而不見翰報之故蓋當時軍務倥偬或已事宜嚴密或已所司懈弛故內廷斷制外廷已不盡知何況艸野於是好事之徒騰其口說識者雖疑其不然大無已正之此集中乞查紅本發給科鈔之疏所由亾也而大預知後來之必吠聲吠影矣當興翰之初謫書甚多出東南而亭林顧氏獨不惑於流俗之說其督師公子一詩推挹甚至詩云督師公子竟頭陀詩律縱橫浩氣多兩世心情知未遂要誰待奮魯陽戈又詩云赫怒我先帝親遣元戎行北落開和門三台動光苔一旦震大命藩后殘荆襄遂令三楚聞哀哉久戰場案議者羣已若陵爲誤國之臣而亭林則已爲人亾國殄將謂爲耳無聞目無見而謾爲此言歟其故何歟則已諳悉邸鈔而深知委曲也觀其與甥徐健菴尚書兄弟書

云所集邸鈔凡二十餘本。泰昌已來頗窺巖略云云。則無避議。於嵩陵者其不曰此歟。若石齋之劾奪情自是正論。然其時削。皇環顧廷臣無可倚託。業已委任。豈因一劾而遽罷之。伸楊抑。黃勢所必至。而東林之人愈不能平矣。然漳浦固無意見也。其被謫遣出鼎州時。登楊氏之堂。與山松山梓兩公子甚相默洽。弗宿怨焉。或謂其門徒護師樹黨推助波瀾。則又不然。有彭士望躬菴之冬心詩可證。彭陰王山叟山志云彭躬菴俗冬心詩黨人大言誅楚相謂其忍奪情虛功廢國餳亂後逢闡徒訪召當時狀始悉嵩陵才謀猷頗能壯謂更一二載賊軍盡摧敗後復譙楚文鄉評益公諒謂獻挾往讐取夙棄江漲紺衣浮不沈月餘還舊幕自慚逐吠聲發詞何褊宕隆萬相江陵國威甫還暢私呂峻狹故萬口相排擣吾黨三折肱今更呂身謁魏善伯評之曰公遺極尤妙在黃漳浦門人口中說出案善伯名際瑞

冰叔躬菴乃甯都三魏至交而漳浦門下士也其詩具道先迷兄也躬菴乃甯都三魏至交而漳浦門下士也其詩具道先迷後得之致豈非日久論定公道自在人心哉卽謂其子鸞天之錄其曾孫文敏公超曾瀝陳先世冤誣之疏不無迴護然皆確鑿有據豈盡荒唐縱起張湯窮鼠之能案爰書反覆鉤稽而算能加之罪也雖其始召侮搏讒未必不由楚人起釁而嚴平子始誦終悔與躬菴詩意略同茲編錄其與楊長蒼書及密菴鸞天錄敍尤爲生世相接見聞親切之人較之畿外曰窺宮庭隔世而談天寶之影響支離者相去不已遠乎丁卯長至坱記

書盧忠烈與楊長陵書後

案其時密菴趙某爲盧公所舉者獲奸細梁內供稱鄧高祖三

人合謀通敵鄧卽希詔高卽起潛祖卽遼帥大壽也此札所謂  
曾中如許怪異者殆指此故欲楊公力持大法除國家大害上  
文所謂冒昧披陳者必先有一書直陳此事故此書不更說翻  
所謂如許怪異已在冒昧披陳中也乃楊儀部廷麟作盧公事  
實引此書而釋之曰先是嗣昌常與密撫趙某言曰秦檜是宋  
室忠臣趙應之曰能忠足矣何必盡殺賢良而自爲忠嗣昌毬  
旨答故公札及之此於情事毫不關切卽使達陵有此謬論大  
謂主和議爲忠百可謂如許怪異事乎後來小說遂以此札爲  
誣斥達陵之伦其於文之語氣大俱不甚了了竟㠯閃爍奸欺  
爲直斥達陵如此則又何望其力持大法也觀盧公之於達陵

未嘗冒言色相加其伦鹿忠節公善繼傳末云大司馬楊公文  
弱知公爲淡言公生平大節不當訛㠯殉城袞其文伦於殉節  
之躋一季如其不㠯葬陵爲然又何引其言㠯爲鹿公重歟

書張文毅贈李蕉溪敍後

案余家舊譜載茶陵張文毅公治爲先十二代祖贈承德郎諱  
瑤字宗玉府君之壻且相傳云府君家居夜寢神物蟠於庭柱  
翌日有童子自外來爲犬窘急趨抱柱府君知其不凡故妻㠯  
女或曰非親生女乃養女也疑不能明乃攷公集得此文但云  
湘中未指其地但云羅氏兄弟不著其名殊惝恍無實證又久  
之閱縣志李鍾爲江西樂安丞有惠政乃悟鍾卽此文之蕉溪

家譜於承德府君之壻次載李鍾而不言其爲樂安丞故不知  
卽縣志之李鍾已三書合勘而始明也據此文則文毅之非吾  
家婿甚明而交誼之厚尤可想見當時或有贈婢之事其後遂  
從而婿之歟書此已見謠傳之不易明也

書黃又謙遷建關聖帝廟碑後

案丁丑爲萬曆崇禎十年是年五月湘鄉土賊江長子等踞天  
王寺聚眾數千肆劫安化甯鄉諸縣沅撫陳睿謨檄巡道高斗  
樞督副總兵羅安邦討之十月賊寇邵陽十一月賊復逼臨藍  
土賊焚掠湘潭圍攻郡城分黨至瀏陽剽掠已而轉醴陵今袁  
州舊志未詳戰事此篇殆代巡道高公伦合高兵憲祠碑觀之

則情事悉具可補志乘所不及也

書李文正食戒後

案先伯祖贈建威將軍渭陽府君諱紹熊乾隆中以文學敎授鄉里生徒息諸孫侍食初食蔬盡飯一盂而後及腥膩先伯兄嘗爲汝懷述之近見書化易制軍棠每食侍者以籌記之舉箸曰十爲度自言一生無河魚之疾證之文正所言可曰得飲食之節矣

書李文莊與熊芝岡書後

案江夏熊襄愍公廷弼字飛百號芝岡襄愍集中大有與文莊書柬邑父母謂秀水包儀甫鴻達也包公爲湘潭令在萬歷三

十九季至四十四季時襄愍方巡按遼東督學南畿尙未代楊  
編爲經略也文莊初召疏救顧天坡不報投劾歸翰議擅空貶  
太常博士三十九季京察復召浮躁謫江西都司理問札始尙  
於此時乎

書廖大隱徵輯楚詩小引後

案尙者當鼎革時罹覆巢毀卵之灾而著書甚富今皆不傳惟  
所輯楚風補四十八卷楚詩紀二十二卷故家尚有存者其書  
成橐後召屬達陵陳應元偕庭偕庭卒子長鈞甫爲開雕而尙  
者子某出控达諭訟庭時撫院趙恭毅公親按其事仍召橐歸  
廖氏至乾隆初長沙太守呂公肅高纂修府志始得牽連鏤板

已行玄成書時五六十年矣。或曰康熙初曾修湖廣通志。伦者因志局遷橐纂楚風補一書。則此引專爲詩紀伦也。伦者字大隱。晚築室城中。曰息機園。頗有池亭之勝。今名猶存。而故蹟不可尋矣。當陳氏刊書時。延陳孟巖一揆校訂。故孟巖尤被牽控。尺牘內有文言其事。可見崖略。

書石給諫請查辦清流品疏後

案給諫爲天際先生嵩森元孫。天際曰民困伏。闕陳情事。在康熙二十六年。而天際之祖軫餘先生萬程。在康熙天啟時爲新安守。召忤璫罷。忠直敢言。蓋其家傳。給諫此疏出聲動一時。未幾。已內覲歸。而有市人與江西蘭人爭鬪之案。牽連鑄級久。

之不復猝於都中時同縣龍白萼黎月喬網太史輓呂聯語云  
高第詎稱榮當季臺閣馳聲一疏鋤奸足千古左遷因救鬪寄  
語粉榆祭社四時配食荅斯人皆紀實也其他封事家無存豪  
此疏久不傳頃其曾孫家俊勑求得之聯語則給諫萃時汝  
懷曾見之者是廷文呂乙卯選貢需次安徽及次子皆尋猝  
故其身後無狀傳之紀因坿箸其梗槩於此丁卯九月杪記

書魏默漢釋導南條灤水後

案舊說皆曰大別故在灤東及左傳楚吳夾灤與小別大別地  
勢不合故疑大別當主灤志之在安豐然今大別之在灤西則  
已明成化初灤水自郭師口改流而然見明安地理志此篇所

引提防攷丈有之是成化呂青山猶在漢東矣左傳左司馬戊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蓋欲子常牽綴吳師而已得盡其毀舟塞隘之力夫沿而上則郢之東北境沿而下則及今之漢川其濟漢而陳適在沿下之時故自小別至亏大別而又陳亏柏舉也柏舉今麻城地若吳師在今之荊門夾漢則郢已在望何更遠及柏舉哉濟漢之地剛而大小別可無疑矣

書周星叔改葬說後

案風水之說闢之與惑皆涉偏見蓋闢之則一切不信遂至五患不避而草率了事矣惑之則崇信術士顧忌拘牽停置謀吉遂至彊奪盜葬健訟傾家矣而改葬之害尤烈往聞長老言乾

隆中子姓呂貧故將改葬先高祖儒林君墓謂爲公水也或竊  
穴視之棺木堅好遂止道光初又議改先曾祖承德君墓再從  
父晞陽君因言里中唐姓遷改祖墓棺中水明如鏡容貌如生  
已口氣噓之須輒飄動出諸水而顏色頓黑自是家業銷耗日  
益不振間者已此致疑夫已未得善地而止邇來子姓多已產  
功起家冒叨榮遇其地大轉成吉壤矣嘗化凌工部玉垣已選  
貢得京秩復與其兄玉城先後舉鄉闈勢方駿駿日上忽相繼  
夭折今僅畱二丁力難自給推尋其故則於得舉後遷葬經十  
八季之墳間其遷時啟土見棺有若縉絲者蔓延棺上俗謂之  
紫衣地有生氣則然其親懿皆尼其遷而主者不從及剖棺則

蓄水涵歟與唐姓祖墳無異此固風水之書所未嘗載堪輿之家所未嘗傳然若呂爲溼氣積成則當腐骨朽木何呂水之不闇而光不穢而更而軀壳衣食之無損傷乎則造化之理非人所能詳也凌氏兄弟吾所交游未嘗研究青烏之術其任情遷葬則篤信柿姓之言其人曾乘附會影響之地書故能惑人所謂禍其親及人之親者也數季呂來傷凌氏之凌普憾不報其人已肆諸市轄而會城乃眇知之者則其骨朽久矣夫改葬云者乃必不得已而後出之者也遠則父爲灤囉西伯所嘻近則兄在水中望溪入寢吾家大有徵焉從祖承德君葬有季孫男女數呂足疾殯疑而揆墓則樹根入棺窓祖足也此不容不

改也要之當慎於始苟附棺者誠信弗之有悔而安用改乎竊見近世士夫競談風水巒頭轉枉侷是而非猶爲人所共見理氣則元空幻渺術士藉便售欺才智闊博之流丸復信之且爲大說且揚其波是編不免過存其文夫欲後之人攷其家世且證其說之然疑非遂謂其可備一解也古者卜葬卜日故慎終之道夫惟自盡人事而智力俱窮則夫歸於退聽而已葬之凶吉殆有數存鳥容力取歷觀興門先壘或曰橐輶或出渴輶有何名師浹眼爲之審定且郭璞楊蓋呂壽未傳葬術被五侯七貴猗頓陶朱安所得哉此理固易明也顧今之輒爲誕妄術士所惑者實由未嘗研究此途故不能別其術之正僞如郭氏葬

書楊氏姦龍撼龍猶爲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爲文不辭易於尋究學者無事他求已滋惑也下卷孫氏願臣答改粹問可已參觀

書張書堂兵農分合第二論後

案一法去一弊生故曰有治人無治法言得人則法可行非謂法全可廢也士兵鄉團自古良法而有得力有不得力則視辦事之人乃近時治兵大帥及談兵智能之士皆已鄉團爲甚不然幾欲懸爲禁例舞論各省已團見效者不少卽如楚軍之起自湘鄉新甯諸邑者飄非先練於鄉邑而後出征乎如謂鄉團習成剽悍恐他日逞兇難制則召募之軍何獨不然如近日逃

丁叛勇成羣劫掠來去如風民不藉鄉團自衛束手昌待官軍之至平盜當因時因地昌制宜撫庸預設成見也

書朱幼芝灘水攷後

案沅灘二水混爲一江今產進李氏所刊陽湖董氏圖及天台齊氏水道提綱皆然緣所據舊圖相沿已久也其實沅江故在而爲清水江之名所奪故併沅於灘二攷据水經析其二原昌今所稱清水江者爲沅之上原足正從來之誤

書萬彈峯三江攷後

案經文無南江未宜添設且夾不足證明三江揚州所言三江與震澤連綴成文與導水之北江中江實不相涉不必沿孔鄭

之誤而推助波瀾也篇中所引諸家之說不皆確義存之呂待  
學者鑒別庶不至更拾墜餘爲訛獲巨要之經文之東爲北江  
在東匯澤爲彭蠡之後言又東乃爲北江而入海豈有轉滙來  
原之爲北江者乎

書劉澹山育嬰堂記後

案育嬰之堂今州縣多有之然皆醵貲成事故屬闔邑公舉撫  
二二人私爲之者據此文則其法爲車公所創興自此未有也  
車公官居諫垣無崇秩厚祿而能爲此博濟之事卽其祖產稍  
豐不旨貽子孫而旨蘇窮困其志行大何偉哉然惟其時生齒  
未數給求尙易若今之庶極而富教撫加雖車公其知之何

書余梓吾戴東原事略後

案事略當歸傳狀內。㠭編帙已定，難於改補。仍之戴氏於六書轉注㠭互訓當之。金壇段氏注說文遵用其說。然轉注者建類一音同意相受。若互訓之字則不盡建類一音矣。又其四體二用之說，謂指事會意象形諧聲四者爲製字之體。轉注假借二者爲用字之法。然假借可言用而轉注不可言用。觀本書中筠鉤拘等字不歸竹金手部而歸匚部。實合建類同意之義。而與事意形聲之字別爲一類。㠭朙朙可㠭从竹从金从手之字乃舍而从所諧之聲。㠭爲部而敍中又未別發此例。則轉注之說當於此中求之。固不必泥攷老二字而強爲之說也。

書楊長蒼孤兒顛天錄自敍後

案顛天錄久無傳本往安化陶文毅公與新化鄧先生顯鶴謀爲重刊而不得原本但見楊太傅元孫文敏公超曾上疏辯誣將原書進呈故鄧氏刻沅湘耆舊詩集云書存楊氏後裔不知芷陵後裔至今大并無藏本也汝懷搜采久之始從長沙彭孝廉申甫借得重刊有待先爲錄其敍例已見梗概又采獲芷陵疏彙數十篇均可略見自簪傳聞之失實孝廉爲文毅門壻而藏書求書兩不相驗殆語次未嘗及之大可見物之顯晦有時矣

書陳恪勤重修南嶽山志敍後

案今所見南嶽志乃乾隆十八年重修者知衡州府事晉江黃君岳牧敍云壽邑令高君見舊志湮蕪延邑紳曠太史重訂衡山令高君自佐敍云志刱於壽彭令簪踵之者鄧樞巡雲霄其後則朱令袞也彭鄧志已草稽朱志距今且閱九十年而文已不可盡識云云此文所云國初羅君曾經重葺及源頂兩僧所纂皆未之及則二僧之書未成卽成而未及刊行也文稱其書卷帙豔富若今所見志本則八卷編爲六冊而已

書王九溪宋儒易山齋先生周禮總義敍後

纂元樂大典繫湖廣王洪等編輯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卷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嘉靖中大內回祿世宗亟命那敏書

卷之十七  
畜未焚。敕閣臣徐階復令儒臣照式摹鈔一部。寫手百有八人。  
自嘉靖四十一年至隆慶元年始克告竣。見延陵姜紹書韻石。  
齋筆談與此文所紀小異。姜曰：宏光元年致仕。其於明事或較  
確也。我朝乾隆中允安徽學政朱筠之奏。召歲癸巳特開四  
庫全書館。將大典、并各省採進之書分類校讎。於是隱帙奧篇  
胥得著錄。而典籍之富遠邁舊古矣。

書王九溪攷古原流自敍後

案先生鋤經文略卷末載未刊文目錄。有攷古略補自敍讀書  
紀略自敍增補三字經自敍。新刻朱子性理吟自敍。宋儒理學  
自敍。溥內嘵嘈集自敍。嶽麓同人譜敍。天祿賤草自敍等篇。已

書皆刊行敍真書晉故不復刊入集中省刻貲也其書今皆不見又有舊化周思皇詩集敍浙江孝廉李自述詩敍上湘易公仙授簡集敍湘潭東次臨禽言集敍岳陽江總戎詩集敍江丹亭守戎詩集敍胡慕雲開府詩集敍陳鹿田石邨詩集敍永定楊右辰詩集敍車宜人詩集敍澹津張蘭雅詩集敍重修岳陽樓記公請陳恪勤入鄉賢呈請上憲禁匿名揭帖書代方望溪書中湘陳太夫人七旬文乙未蝗蟲食苗祭社稷文公祭河督陳滄洲先生文等篇皆撫從覽取又案先生尻甯鄉某里簪陳文恭公宏謀爲大碑曰經學之鄉其攷古原流五六百卷舊藏於家壽季間爲回祿所燬近日復聞尙存蓋自先生裔孫名開

曉字雲樵者沒於道光末季遂無從訊問矣雲樵大稍有纂述今并無傳戊辰長至

書孫鄰初楊樽治主政詩敘後

案樽治名植秉，塗陵太傅元孫文敏公超曾之次子也。文敏長子琳字元萼，七歲通五經，二十二歲肄所著書凡五種，九十餘卷，植秉三十娶妻不再娶，不置妾媵，著有妙泉初稟，當卽此敘詩也。楊氏門才之多行誼之卓科名之盛，歷久不替如此，此豈可得之陰險媚嫉誤國庸臣者乎？植秉子孝驤舉於乾隆甲午官江都令，孝驤孫禹門寄籍湘潭舉於同治甲子，距太傅九世矣。

書陳春江送羅碧泉南歸敍後

案先生自識文後云名進士不易做惟厚心書氣者稱之先少  
詹從父自乾應辛卯辰聯捷禮闈時方弱冠驟丁內艱至乙  
未始成進士入詞垣歲後四典鄉試三爲同攷分校四庫全  
書繼爲全書館提調方駿駿嚮用嬰疾遽卒時在嘉慶元季季  
纔四十餘士林惜之先生於其初出時爲文已贈必其所期望  
者甚大而所贈者之可語進修也語語規則想見青輩風裁攷  
舊俗者可於此得之

書劉次歐代義山會敍後

案此文言省飲酒之費自買山而瘞無歸之骨可謂汰良意美

然不獨酒也。湘潭錦灣對岸有小市，從兄世果，礮米其地，與同人約省，檳榔。周貧者家置一筒，客來則主人投一錢於筒中。月計歲會，如周卹事急，則不待會計，先傾各戶之筒，以濟之。蓋潭人之於檳榔，雖孤童時用咀嚼，嘗聞之人云，其壯盛時日需百錢，而一家終歲之費，常在二三十緡，不大儉乎？始捐嗜好，以行義，繼則藉行義，以損嗜好，其爲作用大矣。

書彭迴麓區穀冊敍後

欲通常社二倉之窮，已便民草，如積穀於鄉，爲最善。此文所言區穀是也。湘潭自道光二十九季本地歉收，下游被水，難民麕集，捐賑之後，爰議捐穀建倉，畝輸一升，得穀一萬數千，別捐百

石二百石者給與八九品議敍又得穀二萬有奇兩季歲事歲  
目每石一斗六升收息通詳存案迄今歷十有九季除各鄉動  
用建倉及耗散外尙存穀七八萬石證之此文蓋信書舉無不  
可行也已已臘望

書陶文毅易學支流敍後

易學支流及此敍卅季蹲曾見傳本其後畱心風水之說復取  
蔣氏書研究而博采之撫論浮淺影響卽其稍精者尤不能與  
天王等篇悉合則旣廢然返矣今人好言蔣法而又不得其解  
遂至各有師授言人人殊曾不計其撫當於蔣卽當於蔣仍恐  
撫當於楊也今所傳世族名墓多在蔣書未出之蹲又何說乎

雪樓名世鎔皖江老宿經學文章皆遠近季屢至湘中談次不及風水蒙丈未嘗卽其入神五黃之說叩之也是編於堪輿家言或信或闕皆兼載之俾學者有折衷之道而無惑於術數云

書秦偉士李北澗碑詩注小敍後

李北澗麓山寺碑係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合銜名季月贊詞爲二十八行舊翻木本曾尾完書者一千四百十三字其中僅泐六字其不全者或一千二百三十一字今原石僅存九百九十六字湖南通志載嘉慶七季此碑斷裂左角長沙知府沈廷瑛收殘石嵌大小碑於舊碑之左凡九十四字而未載勞君錦囊十七字一事蓋未見此詩大抵此碑自康熙初至嘉慶初爲

剛大刲而皆火使然聞嘉慶初次用火燔炙故致  
泐也然除兩次泐字外失字尚及三百不可推求殆兩次之泐  
不止十七字與九十四字但各據所收得之數目近擬覽舊本  
重摹大石別有碑攷志其詳焉

書羅南川尙書顥周忠介公詩冊後

案尙書刻帖數種有曰凝暉書屋試擧曰親雅堂墨刻曰贊存  
檢刻真行艸皆有之右錄貯四則皆帖中跋尾後顥周忠介公  
順昌楷書寒月篇扇面者則汝懷近季并忠介書鉤摹上石行  
世尙書之先雖與吾宗同出吉水而吾宗於明初徑至湘潭彼  
族先至榮陵後徙長沙吾宗世次殆無可考其呼先學士從父

爲族姪孫者當緣先伯曾大父諱升爲雍正乙卯選貢尙書之弟官雲南糧道諱源浩者舉於是科而慎齋鴻臚夫與諱源渭者同舉遂相與敦親親之誼歟夫可見先輩稱謂質直不侷後來之一出於虛意也戊辰長至後坱記

書朱石湖挺上制府求禁酒書後

案禁酒爲救荒第一要著火爲養生易俗要著蓋沈湎之風徧及閭閻酩酊之習起於僮稚故逞性釀禍擾疾廢業往往然也同治二季夏穀餽價翔而農工索酒無厭因與同里議停燒鍋用酒者罰傭工加償已錢兩三月閒省穀數百比秋熟而說不行矣曾陳之當道謂酒中耗穀各邑每歲不下二十萬石捐其

什一卽臣僅荒民閒自祀事賓筵養老治疾外空受之節卽輓  
頤俗雖經大吏示諭而州縣草之奉行不瞑眩厥疾弗瘳豈必  
積重之難返乎得此文乃知先民有俗不獨箋箋之見爲迂矣

書陳恪勤重大瘞鶴銘碑記後

案王虛舟給事竹雲顯跋云此銘舊在焦山下崖江流亂石間  
非埃霜降水涸布席仰臥卽不可捐故人閒難得近日滄洲使  
君拽致山上捐之爲易然正恐自此㠯後無鶴銘矣雍正六年  
秋七月特遣從事孫龍往焦山捐一本并滄洲新刻石夾捐㠯  
來王述菴侍郎曰原刻焦山之陰崖石上後摧落江中宋漳熙  
中嘗輓出不知何季復墮江中康熙甲午蘇州守長沙陳鵬季

滄洲募工輓拽遷而出之者五石今所搨者是也其未拽出時  
張弨力臣嘗於水落時臥石上搨之甚精。估置石本繪爲圖於  
皇汪士鋐退谷備采簪人之論詳加辨證箸瘞鶴銘跋一卷近  
濱昌陳氏刻之玉煙堂法帖中與流傳各本俱字句多寡不同  
古今石本校之往往不合。侶皆非確據石刻者案金石萃編未  
載恪勤記文而滄洲新刻今未曾見詢之于貞山長丈不知之  
已滄洲工書躬自摩挲原石讐校必精非若他刻之僅從搨本  
重摹失真已致字句多寡大有不同也憎不知此石之何往矣  
汝懷昌道光戊戌九秋至焦山觀此碑石係五段黏合與五石  
之說相符三十季來其地屢經兵戈擾攘聞石猶撫恙殆滄洲

靈爽式憑也同治戊辰閏四月杪坿識

書歐陽坦齋新葺嶽神廟碑記後

案近來會垣祈禱姓雨皆於李真人廟行香誦經久不得則又從鄉中迎真人入城饗之大有得有不得竊嘗疑之謂惟山川之神能出雲爲風雨麓山爲潭州之望凡有祈禱宜從西關外設壇望祀㠯瞻望伊邇可不渡江也觀於此文乃知道光初季猶沿宋㠯來之舊韞意後來於祈神之事大舍正路而尋捷徑乎材木爲民生利用之大端蠹蟲傷木等於害稼當用治蝗之灑并藉神功文中所紀皆事理之可信者勿視爲弔奇也

書陳謙甫器禮約後

案禮器家三日不舉火鄰里爲之糜粥已飲食之豈意後世之喧闐鼓吹豐侈飲饌已歎寶乎富者意謂不如是則儉其親如是則榮其親貧者大期勉副時尚故耗家已市非禮者比比然也記曰未葬讀器禮既葬讀祭禮器復常讀樂章是臨葬之時大祇用翰夕奠百令用三獻祭禮其贊禮高唱有云奏大樂奏小樂者聞之得不顙泚而背汗乎至繁饌之用不但於禮宜然且省治具之鄙已專力於坿身坿棺之要往不肖尻父母器獨坿爲之於傭力加給之錢已償淡繁自初器至葬不宰一牲鄉人夾撫甚非之者蓋親器自致我爲政於人撫與也讀此文并不設醴則尤所難然先輩已毅然行之未嘗徇俗有志之士可

言自勉矣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七終

男式常校梓